

# 那一缕冬日暖阳

市直 李焕龙

披一身暖阳走进旬阳市的蜀河古镇，刚在黄州会馆后边的路标上看到“同善社”，我这“老慈善”就兴奋地打听起来。但见导游没有理睬这条小巷，领着采风队伍朝主街走去，我便央求同行的一位镇政府年轻干部开了小差，将我领到了同善社的旧址。

路里边有一道用石头砌起来的围墙，墙基的石块如同青砖，大小近似，薄厚均匀，且是上一行与下一行错位压缝的规范砌法，做功如是砖瓦匠般的讲究。高过一米之后，却是新旧两重天，上面这一部分墙体的石头大小不一，堆砌混乱，看着十分危险。我从长满青苔的地上拣起两块巴掌大的小卵石，去垫稳一块滑出一小半的石头，把它扶正后，刚走了两步台阶，随着年轻人的一声喊叫，便看到了一道孤零零的门楼子。

这道一人半高的门楼子，连在半截残墙上，墙体仍是石块砌成的，只是表面糊着拌有麦糠的黄泥，泥皮大片大片剥落在地上，地面的垃圾被扫除得干干净净，扫不净的是石皮上的青苔、石缝里的小草和泥皮落地时砸入石缝的灰尘。门框是木质的，木已腐朽，生了虫子，虫眼里飞出一只金黄的蜜蜂，吓得我后退了半步。门顶伸出了盖瓦的房檐，灰色的木椽上亦有苔藓，瓦片错位了，缝隙里透出杂草和阳光。门上着锁，锁环锈迹斑斑，锁子却是新的。

进了门，就退后六步，退过残墙，从这近一人高的围墙边放开目光，观察这个院子。庭院不大，正屋似是三间平房，门窗紧闭，不知里边内容，凭目测可见进深不到十米，两边要么各是两间厦房，要么就是杂物棚子，或者只是围墙而已；后墙似

是山体，上边已经是邻居的房子了。地面的泥土中长着杂草，一只破罐子里却长出了小树，这些不知名而又硕大的绿叶都是南方植物，以其冬阳之下绿油油的旺势向世人宣告：这个破旧的院子位于陕南。或许，它们在说：这些残墙、破瓦和杂草之间，珍藏着某些有关陕南的历史文化信息。

正想着这个同善社是否会和蜀河码头、汉江航运及鄂豫皖根据地、陕南抗日第一军有什么关联，身边响起了喊声、笑声间杂的招呼声。哦，早上同来的三位旬阳市文友，约来了蜀河镇上的老马、老张两位老先生。听了他们的介绍，我才明白：此同善社非彼同善社，那个是伪善，这个是真善。

史上有名的同善社，最初为慈善组织，以救济、诵经、行医为己任，其宗旨是勉人为善，修身养性，静坐运神，延年益寿，兴办慈善事业。清朝后期由贵州传入四川，1907年永川县人彭太荣（字汝尊，号述古），继任道首后改名“同善社”。1917年10月，北洋政府批同善社为慈善团体，数年间遍及众多省、州、府、县。抗日战争时期，同善社投靠日伪政府，设立“大刀会”练习习武，为日伪效力。该反动组织因为猖獗和罪恶滔天，被我军民携手消灭。当时，陕南的秦巴二山、汉江两岸就铲除数十个长期与中共党组织及陕南人民抗日第一军、陕鄂豫皖特委、红七十四师、川陕游击队等军队作对的“同善社”。

那时的旬阳，也有此种变质的“同善社”。该县棕溪人华进达于1919年由陕西省政府辞职回籍，常干一些投机钻营的勾当，不久即以棕溪为基地，里应外合成立

以“同善社”为名的反动组织，在县城、平定河、神河等地广收信徒。抗日战争爆发后，被政府取缔。他西逃四川，不知所终。老马等人斥责了一通华氏之类的“同善社”之后，笑嘻嘻地介绍：蜀河的同善社，却是守初心、守本分的真善者！

民国二十一年（1932年），生于斯、长于斯的蜀河著名知识分子廖鸿功，见兵匪战乱、天旱虫灾、民不聊生而大发慈悲，说服几家工商、航运界的大户人家，牵头成立地方慈善组织。因是同乡办的同仁会，就取名同善社。社务理事会由几位发起人和捐赠大户负责，为求公开、公平、公正，需推一名监理。理事们一碰面，不约而同想到了导师般的廖鸿功先生。

廖鸿功是蜀河药商之后，因家境殷实，自幼读书，学业优异，据说在外求学八年均以奖学金维持生活。1902年以县试第一的成绩参加省考，却因其父曾做县府衙役而取消资格。他愤愤而归，发誓不再祈求功名，一生只在家乡任教，因其学识广、治学严谨和学校学风好，质量优而获省府“造福梓乡”奖匾，故在蜀河德高望重。

在同善社，廖鸿功名义上被众人推为监理，实际上却因他的见多识广、处事公道而成了主心骨，加之他乐善好施、甘于奉献，就成了驻社服务的“志愿者”。他一边以校长身份在火神庙的蒙学堂增招课程，开齐初小全部课程；一边借同善社的日常管理之利，开设国学专修馆，自任主教。除了倾情面向少年儿童的文化教育，他把业余时间集中用于行善，在同善社开展了施粥、舍饭、义卖和安老、抚孤、助医，以及收留流浪人员等一系列的社会

救助活动。民国二十四年（1935），旬阳发生饥荒，他与蜀河士绅王云山、平定河同善堂首领何子昂一道，捐集粮款，救济蜀河镇及附近饥民。又和蜀河贤达雷培善、荆介圭等人一道，奔赴大棕溪放赈。民国二十九年（1940），蜀河成立中心学校，他被聘为主讲教师，担任毕业班国语和高年级历史课教学。从此，他发誓终生只干教书、行善两大益事！民国三十五年（1946），为表彰他在蜀河的教书育人、行善惠民功绩，旬阳籍乡绅张丹屏，联手时任陕西省参议会副议长的同乡李梦彪，合赠“望隆斗山”镀金匾一方。

廖鸿功先生既是心怀慈悲的行善者、富有家国情怀的教书育人者，又是一个感恩之人。他1952年因病离回家休养，1953年3月病情加重，医治无效而双目失明。但人民政府十分关心他的健康，按月发薪，以资养老。他十分感激，赋《报答党恩》一首：“感荷生成头戴天，党恩浩大亦同然。吾盲按月给营养，八病多方施药痊。常遣政员来慰问，教师照顾最周全。千金报答难如愿，唯有示儿多贡献！”

今天，我们在同善社的旧址议同善社的故人，一些暖心的故事便由此说开。有人聊到了蜀河的风风淳朴、民众善良典型，有人列举了今人捐资助学、兴修慈安桥、兴办慈善事业的事例，还有人把诸多善事与廖鸿功先生的学生、后辈联系起来，对同善社的功绩发出阵阵赞叹。

冬阳下的汉江波光粼粼，一阵河风吹来，旧房的门窗有了轻微的响动。这是时空与古建的握手，还是故人与今人的对话？

# 儒林望园

市直 肖利英

虽是初冬，当太阳朗照的时候，时空似乎又回到了秋天，空气中扬着暖暖的微风，树木还举着大把的叶子，野菊正在盛开，恰一带“文人墨客”邀约，驱车进山，借访友之名，捕捉季节的颜色、野风吹拂的炊烟，听闻中华田园犬的吠声，轻叩挂满丰收的门扉，期待在鞭炮作响的火塘前，追忆曾经的年代。

这里是平利大贵镇，村的名字叫儒林堡，单就这个村名，就感觉有些背景或故事引人欲知究竟。年轻的女主人叫李红霞，是个民间烙画画家，看样子不过三十多岁，实际是七九年生人，长得清秀温婉，性格活泼。一见面，就和这些城里来的“文化人”们有说有笑，看来他们早就熟捻。从他们言语中得知，红霞虽深居山乡，但对于安康文化圈，她一点都不陌生。

这里是她的婆家，房屋建在村道边的一个半坡上，山脚下有两个小藕塘，如今干涸的泥塘饱满残荷，像风干的雕塑，倔强而孤傲。坡上有篱笆，有一大簇盛开的紫菊，还有等待霜降的辣椒、城里人稀罕的散叶白菜、挺拔向上的蒜苗和葱，月季、栀子自然不可少。篱边的鸡冠花都成了我们镜头、画笔追逐的景致。兴致间，安康市美协副主席中小荣带我看了几十米长的葫芦架，说这才是她家最吸引人的地方，前不久，架上长满了大大小小的各式葫芦，可惜遭遇连阴雨，都坏了。走在葫芦架下，看见满地零落的葫芦，个头还都不小，架上吊着的至少还有二三十个，都干瘪着躯干，只等一阵狂风吹落。

这是红霞的婆家专门为她打造的文创园。我们在不断啧啧叹息中，寻找破败中的壮美，残缺中的表达，原来这院落的所有布局都在照顾红霞的创作，难怪这些“城里人”如此趋之若鹜，把这里当成了难得的写生好去处。就连她家的小黄犬好像都被设计过、训练过，摇着迎宾尾，安静地坐在自家通往山下的路口，像个士兵，神情专注。如果遇到有人从山下经过，他就叫几声，以示警告，若是遇到同类从这儿经过，它会迅雷一般冲下坡去，直到把对方撵出地界，这一刻，它的狂叫、奔跑活泛了整个山乡野风。这是多好的田园意象啊！同行者不仅羡慕，还随之心动，不禁向周边张望，希冀找到一处可以支配画案、安放精神的家园，而我在想，这个女孩儿算是嫁对了……

再向上，两幢白色的土屋一溜排开，没有细数，约莫十间左右，观感很新。左边一溜是烤酒坊，右边一溜除了起居，其余都是她的工作室、教室，据说她已培训了上百个学生。墙上挂满她不同时期的烙画，还有国内同行、名家与其交流赠予的佳作。我看不懂，但每一件都觉得很精美，那经过火烫的线条呈现出咖啡色的古朴，加上素描的技法又多了一份洋气。我看见了地与著名画家赵振川的合影，还有全国性各种参展、参赛的照片和获奖证书。而我知道她，是因为2016年，她在安康博物馆举办了个人烙画展，规模在当地称得上大型画展。

晚饭的时候，一个清瘦的小伙端着两盘菜，又端上两盘菜，桌上陆续摆满了杯盘，等我们坐定，准备举杯开席，有人对红霞说，等你老公一起来吧。于是红霞起身叫来那个“端菜人”。我才知道，这个一直在厨房给父母帮忙的青年是红霞的老公，名叫王波，个子不高，身形清瘦干练，因为太过腼腆，显得特别敦厚，他举起酒杯，没费半句辞令，只抿嘴一笑，就招呼大家喝下了第一杯家酿。也见到了她的婆婆和公公，默默地为我们忙前忙后，他们几乎没有露面，生怕打扰到我们，但绝对属于勤劳、灵性之能人。

“儒林堡”是不是出过读书人，或深藏读书人的故事？似乎没有那么重要了，红霞和她的婆家给我们提供的，这种充满生命张力的田园生活，和待人接物的行为风范，填补了现实稀缺的人与人、人与自然的物之美，这种既努力小康又相望聚力的家庭氛围，足以抚慰当代人心。

临走，红霞说，她已给自家的院落起了名字，叫“儒林望园”，至于将来是修个门楼，还是挂个匾额，她说还没有想好。

儒林酒坊，红霞烙画，是怎样的缘分让他们结合在这儒林之地，成为乡土文化与城市文明的站台。望园，那么近又那么远，是方向更是希望。



# 江城子·乡村采风

市直 丁天

车笼轻雾上高速。横溪柔。石门收。冬雪暖阳，映照乡村路。今日岚皋真个好，巴人情，楚国秀。文人畅怀歌风流。小溪酷。大河幽。尚文紫风，吹散一春秋。试问同程诸君子，谁能忘，岚城湖？

# 山高水长岚皋路

汉滨 王典根

向往岚山之雾气，盼望皋水之领地，已是很久的奢望，更是虔诚的等待，初冬时节，一场采风活动，给我提供了学习和体验的机会。

现在的交通真是神速，刚才还在汉水之滨吃蒸面，一会儿就来到飞雪飘落的岚皋了。看岚皋公路，它们或假在山崖，或洞穿峰峦，或腾身碧溪，或匍匐山坡，或穿梭村庄，曲折往返之中，只见峰回路转，似吟咏一首抒情诗，时而行流水流，舒缓流畅；时而幽咽泣诉，婉转低回；时而声振九天，慷慨激昂。

岚皋高速公路，朵朵逍遥的云雾走着，鲜亮的阳光射穿云层，沿途远远看着山峦轮廓，冰瀑奇观，玉树琼花。交通人如弓背的父老乡亲在季节迭更的等待里，他们仿佛是一尊尊身披盔甲的武士，抵御寒流肆虐，迎战冰雪，守护着神圣的天路。

岚皋山路十八弯，弯大沟深，桥梁交错，路窄坡陡，曾经因交通不便，阻碍与外界交流，许多游客慕名而来，许多企业老板望而却步。老百姓曾用“晴天一身土，雨天一身泥”来描绘行路难，外地朋友编了个顺口溜：“一进岚皋路，司机就打怵，两手紧忙活，帽子戴不住。”那时，大巴山深处的岚皋人，长期饱受着行路难、乘车难、运物难的困扰，能坐上汽车进城成为许多人梦寐以求的奢望。

每一条路的诞生，都印满了交通人的艰难脚步；每一条路的守护，都得益开路先锋的汗水铺就。我的印象中，岚皋见证了秦巴山区公路的惊艳蝶变，从长满茅草的羊肠小道，到坎坷泥泞的土路，再到通村、通社甚至通户的水泥路，从“没路”到“有路”，从“烂路”到“通途”，这与“岚皋高速”“文旅融合”“四好农村路”省级示范县等名词相关。

岚皋高速公路是国家高速公路的重要组成部分，是省“县县通高速”的重点项目，也是一条具有自驾观光旅游价值的线路。它犹如一条蛟龙，盘踞于大巴山的群山峻岭，蓝天与之相接，白云与之呼应，在萧瑟的寒风中，静静地躺在大自然的怀抱中。

举目岚河水，土步廊道边，不是只有景点才有好风景，路本身就是风景。那深色的柏油路就是一条美丽的风景线，百里之间左右徘徊曲折，上下跌宕起伏，让人领略到大自然的无限风光。

为满足人们多层次、个性化、高品质需求，岚皋交通人发扬“特别能吃苦、特别能战斗、特别能奉献”的村道精神，累计打造十余个旅游公路改建项目，形成以南官山、神河源、全胜寨、蜡烛山、桂花梯田为中心的第五条旅游环线，将全县景区和省级旅游度假区进行串联，形成了生态观光支线、产业园区专线、旅游交通环线的“三线”互补体系，带动了岚皋全域旅游走出“深巷子”，成为网红打卡地。

# 麦熟与杏香

旬阳 杨才斌

早上的菜市场，人比往常多了一倍，人与车摩肩接踵，果然世间烟火气，尽在菜市场。不知道七百里之外的你，是不是也挤在人群中，挑几个香糯的粽子回家。要是遇上新鲜的艾草，记得买一把插在门头。如果有卖含苞的栀子花，也应带上几朵。

小城边的河滩上，这时节一定生满了蒲蒲。《泽陂》说：彼泽之陂，有蒲与荷。大概的样子，就是“蒲港浸衣绿，莲塘乱眼红”，我总觉得，这诗一定是在汉水边作的。

我这里没有像汉水那样无际清波，也没有接天无穷碧的荷塘，黄土堰底的水，细小如行将断气的病人。好在河道里人工栽植的蒲草长满葳蕤，泥潭里不知藏了多少蛤蟆，日里夜里，都可听蛙声一片。

流经铜川的河不叫铜河，却叫漆水河，这是我不曾料到的。原以为起地名，天下都一般，华阴之南必有华山，洵阳城下必有洵水，就连我们小小的沙沟岔，也有一湾白亮亮的沙子，铜川却不叫漆水川。我曾天真以为它是产铜的，哪想到它产煤。端午早上，买粽子的不多，却人人提一袋油糕，可见风俗不同。

这里唯一可说的，是伴着端午的麦熟与杏香。我们家乡大约已经吃到了新麦磨的粉，而这里，麦子还金黄在堰上。而堰下的沟壑里，不定哪个破窑窗洞前就有三五棵杏树，结鸡蛋大的黄杏，人走窑空，杏熟也无人采收，只我们这样的游荡者，摘上一包，聊慰愁肠。

到现在我还能记起，老屋后的山林里，藏有一棵野杏树，结的杏实只有指肚大，因为小，就得了个“羊屎蛋儿杏”的名儿。而这棵树结不结果，全凭它的兴致，有年景一个不结，有时候却结得能压断枝条。这杏子生时又苦又酸，但若熟透了，绵甜无比。大约是因为那时候山里的果树极少，便每年对这株杏树怀十二分的期待。但树离得远，去得早了果子未熟；去得迟了又全被鸟雀狸狸扫空，徒望树兴叹。有一年，父亲发了狠，把将熟未熟的杏摘回一尼龙口袋，埋在板柜里新收的麦粒中，过了两三天，变戏法儿似的掏出一把黄灿灿的熟杏来。于是我整天守着板柜不愿离开，直到某天酸倒了牙，口淌着清水听父亲说：“桃吃饱，杏伤人，李子树下抬死人呢。”从此多年不再吃杏，但那一年种在门前的几枚杏核却发了芽，去年路过老层的残垣断壁，发现其中的一株已粗如海碗，算一算，三十多年过去，我竟不知道它开过几次花，结过几次果。种下这枚杏核时，我一定在想能亲手摘它枝上的果子，到如今，终究是形同陌路。

你猜猜，人活在世上，走着走着，是不是每件事都背离初衷。

早上买了几个黏黄米的粽子，吃起来别有风味，比起当地的糯米粽，不知好上多少倍。我听本地老人说，堰上能产上好的黍子与小米，但现在，已见不到这两种作物的身影了。说来惭愧，我至今也弄不清黍与粟的区别，常买了黄米来熬粥，却以为小米可蒸黄馍馍。以前听人说城里人把乡下的麦苗当韭菜，以为是个顶大的笑话，现在看，也是种无奈的伤怀。光阴之水流淌，终有些东西会淤进河底。譬如葵菜，当吟唱“中庭生旅谷，井上生旅葵”或“六月食郁及薹，七月烹葵及菘”时，我觉得它一定是种诗意的蔬菜，后来我识得它，原来就是房前路边开紫色小花的野冬苋。它被白菜从王的宝座上打落，沦为野草，于它和食它的人，互相遗忘，似乎都没有损失什么。有时候，我还会舀上一把煮汤，也能品出《鬲风·七月》那样略古的意味来。

小城边的汉水今天一定又龙舟竞渡，我还是想问你，早上带着露水的栀子花是不是还扎成小束，和瓜果青菜一起卖？你说会不会将来经过某些刻意的附会，在端午这天人人都插一枝栀子花？想象一下，那一样香气氤氲的城，一定十分有趣。



秋色

申小荣作

# 瀛湖

第1375期

# 短笛轻奏

刘丹影

若是在阳台养几只鸟，栽几盆花草，种些许蔬菜，调心养性，搭补膳食，那将又多了番景致。拥有阳台，便拥有了生活的空间，拥有阳台，便拥有了热爱生活的好心境。

## 故乡的风

故乡的风和故乡的人一样，质朴豁达，有着爱憎分明的典型性格。

在故乡，春天的风是温馨的，像是舞动的裙裾，从遥远的天际飘来，与春风所不同的是，夏天的风是清爽的，从明媚的春季滑向火红的五月，其脚步是轻盈的，常常置身于乡野那花草锦簇的松林间，眺望着远山上的洁白云絮，聆听着风在松林间的吟唱，那种从乡野吹过来的风，不仅仅是清爽，还一种清香、恬淡的韵味，所以，夏天在故乡感受吹风是种极大的享受。故乡的风是均等的，它不在乎贫富与贵贱，有着宽广的胸襟，比起钢筋水泥挤压下的都市里的空调与电扇所产生的风来，它显得清爽，绵长更有韵味。

在故乡，秋冬季的风则是一种力量，那刚劲、浓烈的狂风，如大海看似平静，实则涌动着的却是生命的张力，能在一夜之间，让山野从翠绿而变成枯黄，让天地披上银装，它越过山顶，漫过田野，以巨大的威力嘶鸣着，怒吼着，它不是凄凉，更不是枯槁与凋零，而是一种古风与磅礴的气象，就像故乡的人那样坚毅与刚烈。

## 丹江柳

丹江柳是河柳。它以根深枝茂、生命力强的特点被用来加固河堤，点缀江滩。无论是炎热的盛夏，还是寒冷的冬季，无论是江河泛滥还是河水干枯，丹江柳都旺盛地生长着，对环境从不苛求，往往落地就能生根。所以在当地，人们都说插柳而不是种柳或栽柳。

丹江柳是春天的象征，别的树木还在料峭寒的寒风里，它已染出了鹅黄色的春意，继而碧翠欲滴。丹江柳又是夏日的情愫。在炎热的长夏里，丹江柳那丝丝缕缕的枝条上充满了柔情与蜜意，浓荫下一对对情侣流连忘返，情满丹江，唯有到了秋天，它才无可奈何地掉掉了通体的夏色。丹江柳没有垂柳的婀娜多姿，它有的是一种昂扬向上的精神。

## 阳台

生活中不可缺一隅阳台。

清早起床，步出室外，来到阳台呼吸着室外的清新空气，顿觉神清气爽。休假在家，忙完家务，身心闲暇下来，来到阳台，观赏这大街小巷的人文风景，沐浴着春风秋雨和冬日的暖阳，顿觉轻松和惬意。

孤灯相伴，读书写作累了，轻轻推开阳台间的小门，驻足阳台，或赏那一勾新月或观那万家灯火，顿觉赏心悦目。